

心圖一卷

朝鮮周世鵬撰  
明嘉靖間朝鮮刻本  
一函一冊

心

圖

進獻心圖序

丙午秋九月

經造方

講大學同知

經造事臣尹元衡 啓曰請令弘文館為心圖

以進

上曰左副承旨沈光彥前自湖南監司來進入

學圖已觀大槩其別為心圖以進事言于弘

文館是時副提學臣韓崱直提學臣沈通源

典翰臣周世鵬應教臣閔箕副應教臣尹仁

恕校理臣宋贊臣李元祿副校理臣慶渾臣

權容修撰臣金鎰臣南宮忱副修撰臣韓智

源博士臣任輔臣在館中承

命感懼即規畫為圖其二十圖臣世鵬所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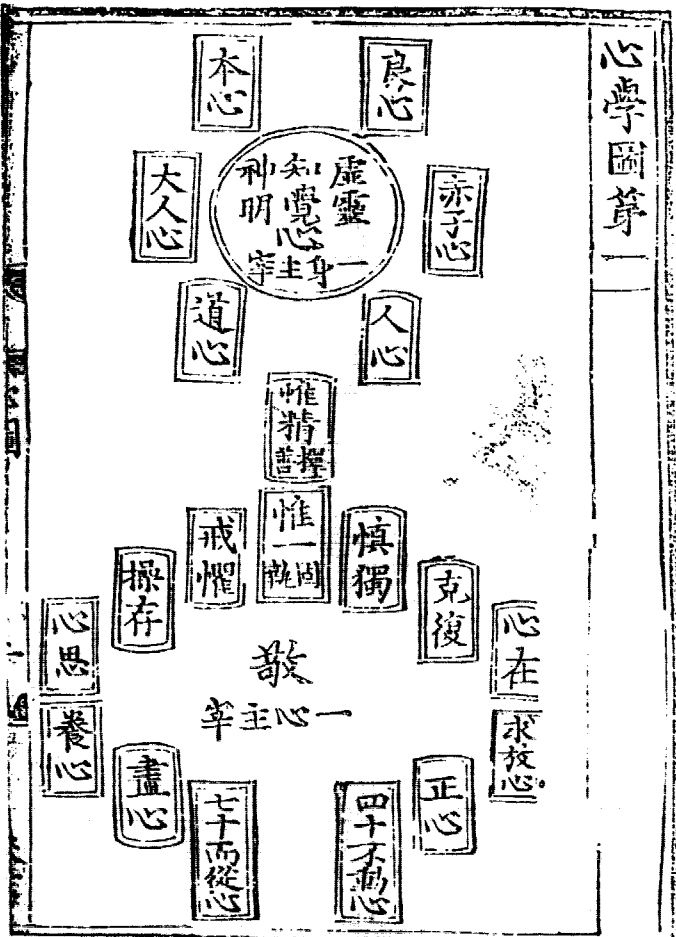
大學圖臣閔箕所撰分為二卷十月日始克

進獻遂傳寫一通冀為私規之萬一云爾嘉靖

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副提學知製 教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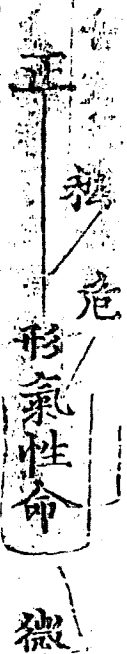
經筵叅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周世鵬敬序

心學圖第一



新安程敏政曰人之得名為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顧其操縱得失于一念俄頃之間聖狂舜跖於是焉令其可畏如此遂為心學圖云

人心道心圖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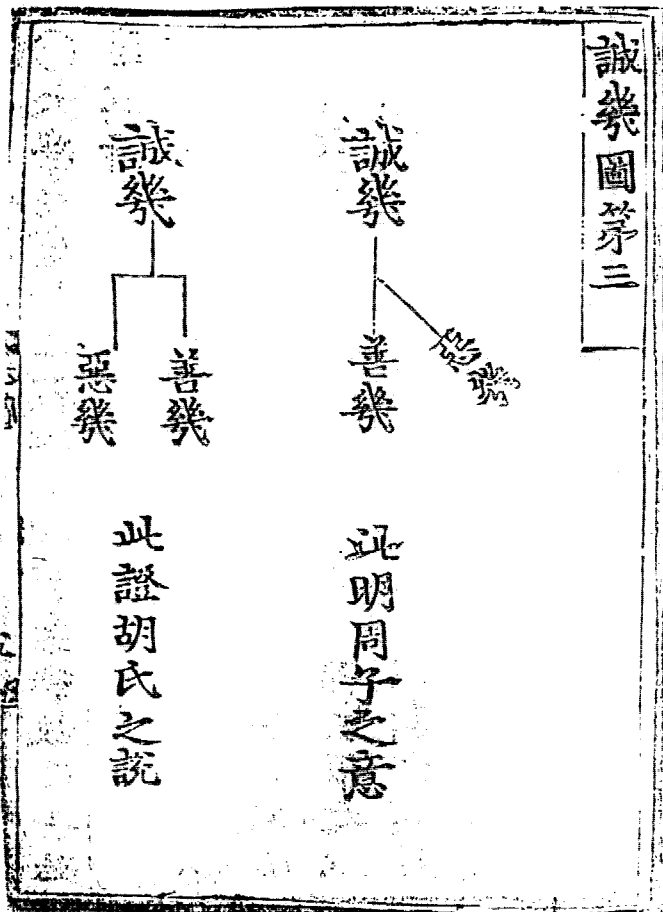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衆獨朱子之說最為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人心之發如鋸鋒如悍馬有乘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

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設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設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義理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魯齋王氏曰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既曰私即人欲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蓋原字自外推人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故曰危正字私

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人心若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危者謂易流於人欲也曰手畫成圖

誠幾圖第三



○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身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趙致道問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有宗孽苟辨之不卑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

學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而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朱子曰得之

舜跖圖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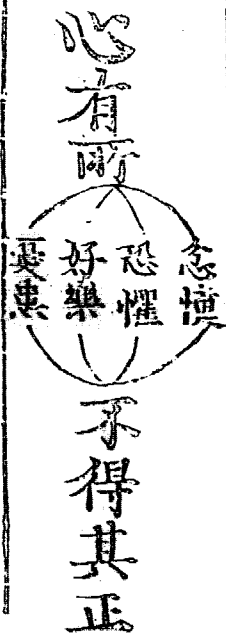
心	善	舜	同念	狂
利	蹠	克念	聖	

○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蘭溪范氏曰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蹠予故發孟子之意為舜跖圖又以為雖舜也一固念而在雖跖也一克念而聖故又以克念間念之說繫乎舜蹠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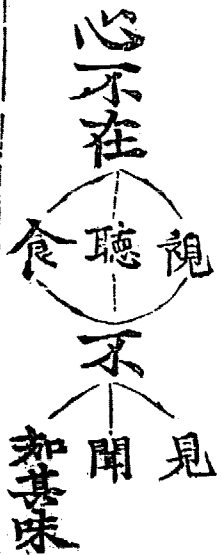
存心四病圖第五



○大學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作身當有所  
念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  
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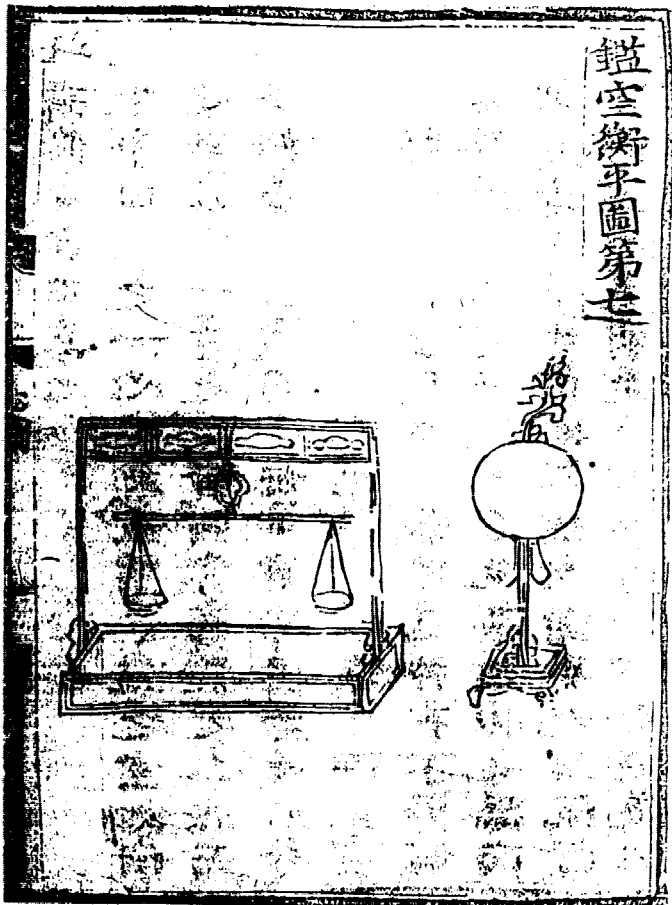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無心三病圖第六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朱子曰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  
 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  
 無不脩也

鑑空衡平圖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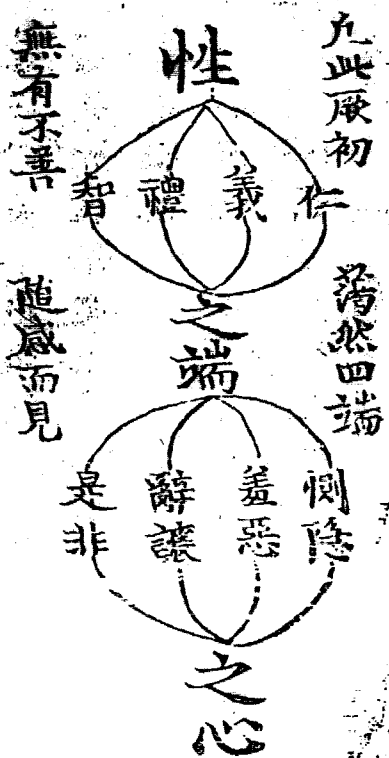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喜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易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名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夫是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

何不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容應之既或不能無失又且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焉得其正而無不住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共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

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四端圖第六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朱子曰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

忍人之政也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有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其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朱子曰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朱子曰羞耻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其情之發而性之本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其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  
用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  
二段即能充四端之指南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一體也有是四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

朱子曰四體四肢之所必有也自謂不能  
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  
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臣葉謹按孟子四端之說最擴前聖所未

以平易牛圖第九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  
 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朱子曰以已通用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  
 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  
 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  
 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齧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變隨言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齧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馮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

以羊也宜乎百姓之為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以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感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曰今息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朱子曰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

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朱子曰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

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今思足以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朱子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後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朱子曰齊王思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矣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請王度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主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臣等謹按孟子是心足以王五字實所以

並遼固有之本原非虛誘也尚能充之以  
齊而王誠如反手王心不悟聖言歸廷歷  
戰國秦項皆以功利是急長平一坑四十  
萬新安一坑二十萬嗚呼其他尚忍數哉  
聖人一言萬世壽然開卷可以見天地生  
物之心

並遼固有之本原非虛誘也尚能充之以  
齊而王誠如反手王心不悟聖言歸廷歷  
戰國秦項皆以功利是急長平一坑四十  
萬新安一坑二十萬嗚呼其他尚忍數哉  
聖人一言萬世壽然開卷可以見天地生  
物之心



漱水避蟻圖第十

○宋哲宗起行宮中漱水必避蟻蟻程子請曰  
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耳曰願推此心以及四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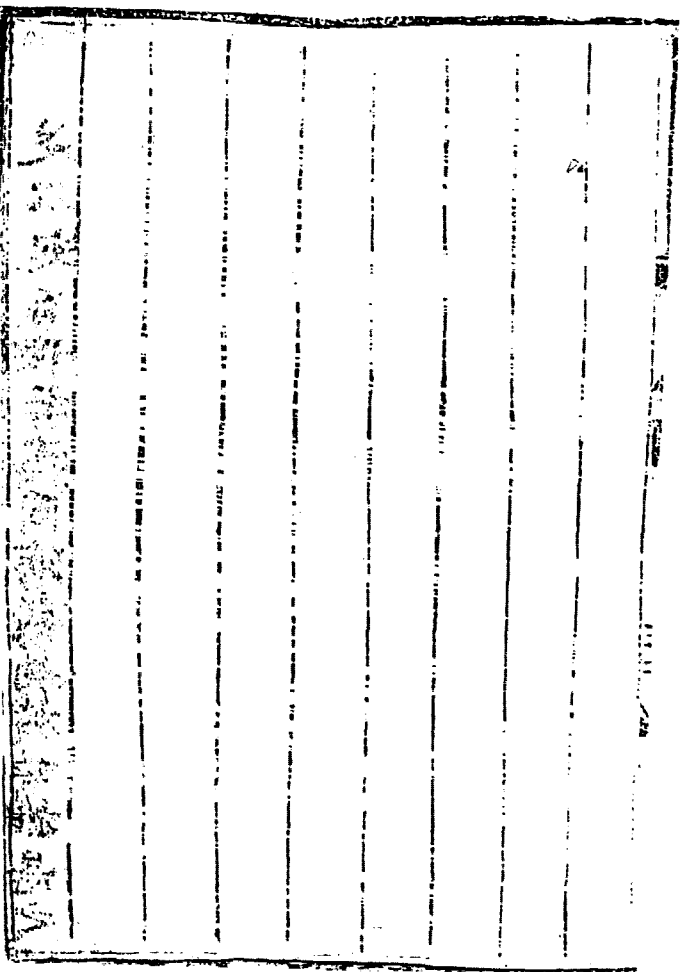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伊川願推此心之說即同孟子  
告齊王之言哲宗亦不能悟為可悲也

## 養魚圖第十一



○程伊川養魚記畧曰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  
 忽沫也不忍目擇可生者得百餘放石盆池大  
 者如指細者如著始舍之洋洋焉魚之得其所  
 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觀古聖人之  
 政禁數罟不入洿池以其仁養物而不傷也物  
 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生  
 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  
 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  
 臣等謹按程氏養魚之說發於惻隱之心

足以起百世并為國庶幾為擴端推是之  
助



牛山伐牧圖第十二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  
 斧斤伐之可以為羨乎是其日夜之所息而露  
 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  
 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  
 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  
 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  
 且且而伐之可以為羨乎其日夜之所息乎且  
 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  
 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



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朱子曰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本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橫亡之山木既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應夜之所應又不足以

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自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日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天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亡朱子曰山木入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朱子曰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亦謂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入路也舍其路而不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衰哉人有難犬放則知求之  
 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鷄犬至輕豈愛其至輕而忘  
 其至重哉弗思而已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朱子曰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  
 求其放心而已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  
 著而可以上達

求伸屈指圖第十四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  
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  
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程子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  
家一介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  
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二人學弈圖第十五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雖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程氏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

親官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  
陶德性

范氏曰入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  
則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  
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  
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心  
論

八  
論

六  
論

心要大第十六

心

大包宇宙

○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孔氏曰謂心德寬洪無褊躁也○李氏曰人心本廣惟為血氣所使便隘○西山真氏曰為人君者无所當知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朱子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不為物誘而能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朱子曰三者皆天之所與我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又曰孟子說先立

乎其大者此語最有力卓然豎起自立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也

○程明道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邵子曰心為太極

○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物其詩曰天向一中分

造化入從心起經證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

事生于心也張氏曰先天圖自坤而生者始于始皆在天地

之中者心也故先天之

○張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天大無外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又曰此心大則萬物  
 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朱子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隨事物來就逐  
 何打不去只管是礙皆是病如要發財礙和  
 一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著一箇更  
 ○著兩箇不得為發便一箇拗為和便一箇教  
 辨仁便煦煦姑息義便鹿鹿决裂心大便能  
 容美亦萬物皆道皆物皆著道皆道皆物皆

物又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恃並育而不相

○朱子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合之外思  
 之即至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  
 來皆在目前人為利欲所昏所以不見此理  
 ○朱子曰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其大但為物欲  
 間隔故小爾

○朱子曰聖人之心曠然如大空了無一物  
 ○朱子曰聖人之心如鑑事物之來若大若小



四方八面莫不順而應之此心元不曾有此物  
臣等謹按所謂大其心者欲其弘廣並宜  
也固非放肆自恣之謂也纔放肆則必熾  
狂為暴將無所不至故道心欲大而人心  
欲小

心要小第十七

心  
小入事

○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西山真氏曰詩稱文王與仲山甫皆以小心翼翼為言玩其辭旨可見聖賢氣象

○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書曰雖收斂心閑之惟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鄒子曰無心過難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

○朱子曰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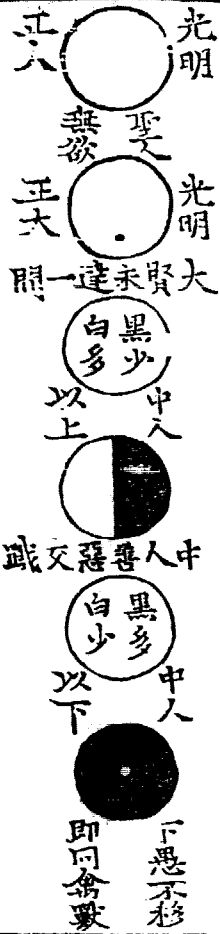
○朱子曰提省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朱子曰自古無放心底聖賢

臣等謹按所謂小其心者欲其投東獨慎也固非卑隘自陋之謂也纔卑隘則便為餒為嗇將無往不礙故人心須小而道心須大

心之明蝕高下圖第十八



○朱子曰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就乎污下

臣等謹按無一毫人欲則所存者皆天理聖人也其次纔有一點渣滓便為心過然纔知之便消融不更萌作大賢若顏淵是也其下人品有萬譬之一圈之內有一二分黑而八分白者有八九分黑而一二分白者隨其白黑而所明有多少其為昏黑甚者至與禽獸同其歸聖人焉為之慚

隱而教之俾人入磨去昏垢如鏡人之修  
鏡苟得垢盡以復其本明則是亦聖人也  
被衆人之有鏡不修而安於暴棄者亦獨  
何心哉若帝王之鏡行于天如日月之照  
臨小有所蔽則四海將無所仰矣其所以  
明之之功愈不可以斯須間斷也

養心第十九

心 勿助長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呂氏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

○周子曰養心寡欲以至於無

○周子曰聖賢非性生必養 以至於

省心第二十

心  
常日在之

○程伊川曰有胃中常若有二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交戰之驗也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

○謝氏曰有一分人欲滅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勝一分人欲

心箴

范浚

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甬往古集今  
 孰無此心之為形役乃歎乃禽惟口耳目手足  
 助靜殺開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象微致之  
 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  
 泰然百體從令

敬齋箴

朱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是容  
 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階新凝蟻封出開如石

象事如祭戰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行意  
 如城洞之屬之固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不北  
 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  
 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  
 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冰  
 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求放心齋銘

朱子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至于身其主



伊何神明不測哉揮萬變立此人極畧刻放之  
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已  
孰有誦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  
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仁與義維義  
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永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  
苟賤污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繫天之明嫚人  
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鑒此祇栗戰心

有幽其室有共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  
道愆其敢或怠

心贊

真德秀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入心  
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懣惟欲易流  
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  
性命曰仁曰義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  
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  
必精如辨黑白知及仁守相為終始惟精故一

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她法如提綱挈維昭示  
 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  
 上帝是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  
 皆克如敵斯攻四端既設皆廣而充意必之萌  
 雲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嗟物茁鷄犬之放欲其  
 知求牛羊之牧濯之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  
 草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  
 人共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  
 此其大者歟之豈才太極在躬敷之萬事其用

弗窮若寶靈龜若捧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  
 相古先氏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集  
 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窓斐凡  
 清畫蠶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巨孝伏見權近入學圖及奎洋續圖其論  
 心性情理氣與夫陰陽魂魄四德四端五  
 行五臟進學次第曲極其詳然多出於訓  
 詁記聞之餘亦涉叢脞有未易得其要領  
 者至於帝王心學之妙用如天下運掌之

說必待揚擴而後知之者則實有所歎焉  
者故敬取程敏政心學圖王魯齋人心道  
心圖趙致道誠幾圖范蘭溪舜跖圖依樣  
為圖以獻并附臣等所採十六圖于其下  
備載聖賢訓辭竊效斧曝之悚誠

賜覽觀庶有補益蓋心之本一而心之端有四  
由乎四而究其一可以會吾之性擴乎四  
而貫諸萬可以盡物之理此心學之所以  
為貴而二帝三王君天下之道亶不外乎

是矣伏願

殿下潛心焉

